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八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帝系部

皇子 公主附

羣書要語

子孫千億穆二皇二宜君宜王限繁金枝玉葉

璇源王孫公子不鏤自雕非為則鳳分枝若

木疏派天潢魏王固表

古今事實

鍾愛小子

漢梁孝王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万騎出称警入言踞儀於天子府庫金錢且至鉅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師

請封皇子

光武建武十五年吳漢上言請封皇子詔群臣議奏曰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且定位號以廣藩輔制曰可

養成德器

唐太宗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褚遂良諫曰今州縣率做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孝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遣補傳

分朋角勝

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御翔鸞閣觀大脯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與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尚少當推裂讓棗相親如一分分二朋迤相夸視非所以勸敦睦也上遽止之

正人檢束

亮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每有過失坦必規正宮中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召王乳母問王疾增損乳母曰本无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善士輔佐王為善事今王不能用規諫而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自便何可得也王年少未知出此必尔輩為之謀耳因命捧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

聖政錄

中丞彈奏

許王為中丞彈奏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中丞而被推搡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群臣當糾撫汝為開封尹豈可不劾卒罰之

下嫁諸侯以下係公主

周召南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遠嫁單于

單于數強數苦北边上問婁敬曰陛下誠能以嫡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文送厚妻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豈曾聞外孫敢為大父抗禮哉

不以私庇

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困病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傳母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為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并一子死以囑我於是為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不以私諂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等百里非其八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格殺其奴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請奪其園

後漢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宮掖声势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

捧破其車

後魏高道穆為御史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捧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古今文集

雜著

文苑卷之二

唐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者居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陵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与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鑿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与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二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尽則各隨其人賢愚遂与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其可歎也

律詩

壽皇孫

楊万里

玉曆當千運天潢第一源本支堯百世有道
宋曾孫接武前
皇耀依光 大上尊年年會慶節更慶出關孫

壽皇孫

趙彥端

前星炳煥領孫星環拱中天日兩輪四葉重光同聖世千秋佳節近生辰本支秀茂且復旦典享熙明新又新喜入威顏天一笑壽觴分賜一枝椿

雜著 係公主

自古帝王之女

昔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穀手舜女有宵明烛光湯有帝乙婦妹周成王之女嫁于陳並未有封邑之号至周中葉天子嫁女子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王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帝姑為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初李

親王

文系廿二

羣書要語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漢制皇太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土他

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授之婦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尚書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則各割方色土与之更立社壽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潔土取黃者覆被四方蔡邕獨斷漢興

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王後漢建武初朱祐諫以為土无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

又依舊稱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初李訢周文之嗣分茅土者十五國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冊雅

王文剪桐貽緒訓梓垂芳冊澤王男制受茲赤社建爾國家賜

廣陵厲王冊親猶凡蔣位比燕荆河間王制周之曲阜元子遣

侯漢之平臺燕王襲父冊澤王男制

古今事實

寶玉展親

武王乃昭德于異姓之邦分金玉于伯叔之國特庸展親依蔡
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周王兼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焉首君道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上傳

封建其弟

成王封伯禽於魯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封弟作誥

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王曰孟侯朕其弟

剪桐戲封

成王與叔虞戲剪桐葉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請擇
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戲耳史佚曰天子无戲言遂封叔虞
於唐

文廿八

五

犬牙相制

漢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固

非劉不王

漢高祖荆白馬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
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
侯犯色

預知反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乃濞相之曰若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耶然天下同姓
一家慎无反濞曰不敢孝文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吳王外望稱疾不朝景帝二年吳王濞等七國率兵反遣亞夫
嬰將兵擊之

設醴敬賢

寶玉展親

武王乃昭德于異姓之邦分寶玉于伯叔之國特庸展親依蔡
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周王兼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為首君道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上傳

封建其弟

成王封伯禽於魯詩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魯

封弟作誥

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王曰孟侯朕其弟

剪桐戲封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請擇
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戲耳史佚曰天子无戲言遂封叔虞
於唐

文林

五

犬牙相制

漢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固

非劉不王

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
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
侯犯色

預知反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耶然天下同姓
一家慎无反濞曰不敢孝文時皇太子以博局擗吳太子殺之
吳王外怨益稱疾不朝景帝二年吳王濞等七國率兵反遣亞夫
嬰將兵擊之

設禮敬賢

癸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啻酒二
王母置酒常為穆王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告之
曰酒醴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鍼我於市遂謝病去

舞袖小卒

長沙定王傳注應劭曰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東前稱壽歌
舞定王但張懷小卒左右笑其拙上在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
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不得干政

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与政事
吳主五子傳

當別親疎

唐高祖武德間務廣宗支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嗟衣以上
皆爵郡王太宗即位奉屬藉問大臣曰尺王宗子於天下可乎

封侯爵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兄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
郇滕漢賈誼尚不得茹土所以別親疎也先帝封之爵命崇而
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於是跡屬王者皆降為
公唯嘗有功者不降膠東王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漢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
周公康叔建於崑崙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所
以親二賢二褒表功德闕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歷
載八百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吞食山東一切取勝
因於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湯武滅古法切自苦為皇帝而
子弟為匹夫內无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滿屋之儲陳吳奮

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
與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
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
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九十五郡公主列侯顯邑其中而
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精在
過其正矣夫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二至于孝武
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
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
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
矣哉

律詩

贈汝陽王

杜甫

特進群公表天人風德升霜踏千里駿風翻九霄鵬服禮求毫

支前二十二

髮推忠忘寢與聖情常有卷朝退若無憑孝業醇儒富辭華哲
匠能招要恩屢至崇重方難勝鴻室全寧祕丹梯庶可陵淮王
門有客效不愧孫登

宗子

君書要語

周以宗強史天揖同姓秋官公族蕃滋支葉碩茂
叙傳太宗維翰宗子維城拔詩本支百世文王天

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曲禮豈无它人不如我同姓扶杜綿二
高詩在河之詩注葛生於河之涯得其出澤喻王之同姓得王
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詩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
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杜牧書

詩

高帝子孫及高準龍種自与常人殊杜京下孫

古今事實

麟趾信厚

麟之趾闕雉之應也闕雉之化行則天下无犯非礼雖衰世之
公子麟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趾振二公子于嗟麟兮

宗明當先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明異姓為
後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左

文昭武穆

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注自祖以下一昭一穆

心居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莊子

在樞本根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八室之枝葉若去之則
本根无所庇廕矣文七

以忠而死

屈原名平与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三
放屈原入則与王圖議國事以出号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
侯謀行職脩其在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
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自沉而死

招致方術

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下一
篇外書其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万言
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
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來獻雅樂

河間獻王德脩孝好古被服儒術出東諸儒多從之遊武帝時
來朝獻雅樂召見甘泉宮帝謂之千里駒以宗正与之贊曰夫

惟大雅卓爾不群

封事極諫

劉向傳云吾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二主遂上封事極諫

以忠被譖

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為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翹皆免官

青藜校書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授向五行洪範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郊金之子有博孝者下而觀焉出懷中玉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拾遺記

齊於編人

光武自宗室諸侯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无黨親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今整齊下无作威者也朱浮傳

文九

為善最樂

後漢東平王蒼武帝詔曰者問蒼处家何等最樂生言為善最樂肅宗即位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小山大山

劉安招隱士詩序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選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詩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兮枝相樛

援筆成詩

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余誦讀詩論及詞賦十方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

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建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

錦囊賦詩

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

召見金鑾

賀知章言李白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去飲徒醉于市召入為樂章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

天子同庚

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是為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鏐也神宗後即帝位令鏐進士及第為宗室登科第一

古今文集

文前廿一

十一

雜著

唐宗室贊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无所發明林甫在奸臣傳知柔相昭宣附宣惠太子輩傳後止叙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不同作傳何耶

進仙源類譜表

呂祖謙

天發慶源衍皇支於有水國嚴大典章烈祖於无疆今日載蠲上儀交率竊以建邦啓土胄本出於神明扶世導民德尖參於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曆運之靈長炎宗肇興上通元造昭陵在御專以至仁垂光覃被於雲來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真主並緝曠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冠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小宗大宗之蕃中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不綜貫典冊崇成繇

宣祖以來盛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於洪圖振振信厚之風皞皞泰和之治銀潢滉漾玉版閱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君籍允也同符懿鏢厯洪函生闔懌恭惟陛下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系絲延鑒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灝思規摹瘵獲之遵式是不彛對于華且臣等參聽庭案親覩邦祺垂統聿傳陋柳芳永泰之譜林声遠繼賡石介慶曆之詩律詩

同子瞻和趙伯充團練韻

黃魯直

金玉堂中寂寞人仙班時得共朝宸兩宮无事安盤石万国歸心有老臣家釀可供開口笑侍兒工作捧心顰醉鄉乃是安身處付與升平作幸民

外戚

文光二

四世一

羣書要語

瑣瑣姻婭則無膺仕節南山有貴戚之卿孟子軒冕王官同許史之繁漢婚姻帝室比姜姑之宜周燕集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歛宅閉門不有椒房之勢同上

古今事實

遠戍母家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尹姑礼法

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有礼法都人士

王之元舅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尔庸申伯蕃蕃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作亂被誅

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顓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北軍不得入紀通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入北軍逐產殺之

不以私相

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嘉為丞相本傳

為相傲兄

武帝即位田蚡以肺腑為相權移主上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嚮自坐東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田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恃恩誅族

文九二

十一

霍光受遺詔輔昭帝昭帝崩迎立宣帝是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後因藥殺許后霍氏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同日五侯

元后王氏成帝母也王莽之姑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成帝立尊為太后以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興自鳳始河平二年王鳳王商王立王根王逢五人同日封其日黃霧四塞

能制外戚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東觀漢記

避椒房嫌

馬援女立為顯宗皇后永平間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垂臺以椒房故猶不及援

四姓小孝

永平中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孝號四姓小孝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后不私兄

明德馬皇后顯宗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章帝請曰黃門曷旦夕供養且一年既无褒異又不錄其勤勞母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和熹鄧后和帝后也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郎

戒外家僭

明德馬后云前過躍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有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襟領袖正白視御者不及遠矣其車服不軌者更絕萬籍於是內外從化

尋訪外家

隋文帝外家呂氏甚微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承者自称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世為帝戚

竇氏自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者十人竇威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遊夙夜担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參我耶關東人與崔盧昏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外戚傳叙

班固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與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與也以有娥及有嫫而紂之滅也嬖妲已周之與也以姜媯及大任六妣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閔睢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唐外戚傳叙

宋太宗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正觀時內甲无敗家高宗太宗柄移艷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汚鉞刃元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救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龍一與一日之慘比第厚貲无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心憐我參嬖後官雖多无赫二顯門亦无刀鋸大戮故用福甚且得禍酷取名小者蒙青輶理所固然若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以龍者自見別傳云

新編古公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二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人道部

師

羣書要語

凡孝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孝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一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孝之禮雖詔於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孝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孝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孝記記問之孝不足為人師孝記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曲礼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語二當仁不讓於師十五凡講問辯問函文函容也容杖足以拍畫曲礼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老子魯昭

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曰傳父之罪也就師不問无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穀梁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夫子焉不孝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離婁務孝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摸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楊子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同上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孝行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德无常師主善為師尚書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如僕自度若世无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韓

古今事類

百世之師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盡心

孔師老聃

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家語

遠來求師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而不敢息今吾觀子其聖人也鼠壤有餘蔬注曰言不惜物也

束脩為禮

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傳授源流

孟子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假館受業

曹交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明告子

文廿三 子州

不心其師

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善不失其友注隨會也諫則言聞之於師

從師卒業

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捭闔之術十有一章復受轉丸祛篋一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坐席交往貨財之礼耳秦也儀也乃復往見其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三子以全真之道

相次受業

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誦弟傳以父次相授業李士皆師尊之

從居授學

鉅鹿侯芭常從楊雄居受其太玄法言

前施絳帳

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

樂

禮待不同

安昌侯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崇愷悌多智每侯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絲竹鏗鏘極樂宣之來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兩人聞知各自得也

易已東矣

田何受易於丁寬李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吾道東矣

鄭玄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曰

子文并三

一

本傳

夜尋誦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不稱官闕

汝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

輕東家丘

郗原欲遠游李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答曰然崧曰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十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

學非一師

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李所問

非一師

擔囊負笈

吳商故部人李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

吾之師表

穎川荀淑至真陽遇黃憲於道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舌耕得粟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盛倉或云逵非力耕所謂舌耕拾遺記

貴游知學

李固邵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馱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必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邵子也

白首北面

賈瓊曰夫子中十五為人師陳密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門人遭時

王福時雜錄先君門人布在廊廟魏證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待文中子謂證及友社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

薛程伊之比雖逢明主必泄樂

為進士師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於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李德裕集

不叛其師

韓愈答孟簡書猶疑輩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師道不尊

唐韋表微以孝者薄師道不如音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二程師授

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伊川先生頤字正叔少侍父珣通守南安軍時濂溪先生周頤茂叔為理曹掾相從講學遂能紹千載不傳之祕

止來學者

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孝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後乃有悟

橫渠先生張載字子厚年十八以功名自許又訪諸釋老之書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

言文卷三

五

三四九

自信

五道南矣

龜山先生楊時字中立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李明道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鄰齋師事

呂希哲字源明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礼事先生而四方從遊者日益眾

坐春風立寒雪

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竟顧謂曰尔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三尺

記善錄

体用之孝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胡孝時福唐劉彝執口往從之孝者數百人彝為高第凡綱紀於孝者彝之力為多後召對 上問從孝何人對曰臣少從孝於安定先生胡瑗 上曰其人文章而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登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而不可變者其体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 聖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 國家累朝取士不以躰用為本而尚其声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尤病其失遂明躰用之孝以授諸生故今孝者明夫聖人躰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 上悅李廌書

隨其而教

客有話胡翼之為國子先生日番禹有大商道其子來就孝其

子僕客所齋于全染病甚瘳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問而不責其子謂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做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孝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喘二然惧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翼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讓昔梅策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孝二三年祭上第而歸 李廌書

以子妻之 以下係師門議昏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之遊交博通經籍恂尚融才以女妻之

誓編其文

昌黎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厚為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文集序

服喪廬墓以下係為師服喪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史記仲尼既葬弟子皆冢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家語孟子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檀弓注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為師起墳

侯芭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本傳

弟子無服

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檀弓

古今文集

雜著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
知惑之不辭或師為或不為小學而太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
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
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為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
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矣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
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欤聖人无常師長弘師襄
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
弟子不必不如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
於時請學於余一臯其能行古道依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

良古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无庸紀羅剔抉刮垢磨光盖
有幸而獲選熟云云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无患有不
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不公言未旣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
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摭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
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
謂勤矣舐鼎烹餗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痛家上規姚姒
茫濁旁搜而遠紹障白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勞矣沈吟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痛家上規姚姒
渾二九涯周浩殷鑒詰習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
詩正而節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二異曲先生之於
文可謂閑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李勇於敢為長通其方左
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
不見治命而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号寒年登而妻啼飢頭
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
大木爲杗細木爲榑薄櫨侏儒椳闐各得其宜以成室屋
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死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
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岳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
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大倫以與逃讒于楚
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率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
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孝雖勤而不繇其統言虽多而不要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虽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
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
役三窺陳篇以益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

責沈

陳瑩中

欵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天商賈賄之有
二計班資之崇卑忘量已之所稱拍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
氏之不以杙爲榼而此言醫師之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爲
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
无物不然人藐乎其間亦一物尔物与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
不繫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孝務孝之要在於求师顏子之
不遷不貳得於孔子晞顏之人將孰师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
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崔焉則於
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孝者莫或先之
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

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為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醇有之。予問公曰：伯醇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醇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嘗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奈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孝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奈脩步於南溟。崔洪瀾於北極。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孝者。心遠而臭禦。然後氣融而瓦間。物格而不貳。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榦。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惠在不立其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始終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歟。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業研。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薦之使有成也。政和二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文二十二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无前矣。乃退然不以賢智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媿。非有尊德義之心。而以自勝為強。何以及此。高文大筆傳之天下。使世之自廣以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紹興甲寅正月。中休龜山楊時書。

古詩

送區弘 或云即區冊

張籍

韓公因大賢道德赫已聞。時出為陽山。尔區來趨奔。韓官遷法。

曹子隨至荆門韓入為博士崎嶇送羈輪

妾薄命

陳無已

此篇蓋為曹南豐作乃以自去見其不更他師也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解為主
壽相送南陽阡忍看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
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觀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已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零已聞其風中年見二
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群玉殿冠佩環
群公神文煥王度昔色見天谷御榻誰復次帝書元自工黃絹
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八意人與同歷數况有婦敢
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並群雄誰為第一手未有百世公
朝器刻科斗寶樽橫華蟲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磬塔插架一萬
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以絕弦其酒頗闕供向來一辦香敬為曹
西豐廿雖嬗烈行夕在惡子中斯人其已遠千歲幸一逢吾老
不可待草露濕寒蛩
詩話

師生俱賢

安定先生自應曆山教李於蘇湖間歐公詩曰具與先生富道
德誥誥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
楠与棟先生在萃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弟子會于首善堂
合樂雅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詠奏琴瑟之志徹于外

交交

定交 擇交附

羣書要語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勿疑朋蓋簪際卦十朋
之龜益卦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易係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易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曲禮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表記相觀以善謂之摩李記子夏曰離群索居亦已久矣擅弓獨享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李記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行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与為友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並記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又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迂于喬木嚶其鳴矣猶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伐木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曲禮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季吾必謂之季矣語朋友數斯疏矣朋友切切悃悃上交不誦下交不瀆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与朋友共敝之而無

文多為其三已

十一

憾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疏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並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家語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与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謹其所与处焉家語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後漢王吉傳

詩句相識雖新有故情白集欲迎先倒屣並坐便傾樽劉賓客

近世交道喪青松落顏色孟郊途窮見交態杜

定交一見如舊房元齡傳

擇交輕交易絕君子所耻表記比之匪人此卦毋友不如己者語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文中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文中
子懷道守義非其人交韓集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孟子

詩句四坐無九賓李白審交門庭無雜賓孟浩然

古今事實

孔子四友

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
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
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

以兄事友

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李翱書

雖飢不見

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

子文廿三

十三

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
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弗可得見莊

莫逆於心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与友子
桑戶死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子貢曰彼何人者耶脩行而
外其形骸臨尸而歌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莊子

久而能敬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世莫可語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淮南子

結為死友

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闢楚王賢往尋之道遇兩雪計不俱全
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烈士傳

惡為藥石

臧武仲臧孫紇也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

同師之友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莊子德充符鄭崇弟立與傳喜同門相友善西漢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立同門相友

無與為善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與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也

夢中相尋

文北

一四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敏便於夢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為刎頸交

廉頗與藺相如為刎頸交

見利賣友

天下以鄰寄為賣友為見利而忘義也

相得甚驩

魏其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驩無厭恨相見晚也

歡如平生

馬援見公孫述以為當握手歡如平生

膠漆不如

雷義字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聽命鄉里為之語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為忘年友

繡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為忘年交 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山濤奉紉康等為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 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

託其妻子

朱暉與同縣張堪為友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給之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

結綬彈冠

王吉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又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

何時抵掌

曹脩交南都劉楨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冗

與談必以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宴暮不食晝即至其夜徹旦如期而至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為友邵字元伯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尔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遇賊不避

荀巨伯遠有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同年友善
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并堂拜母有無通共

摠角之好
孫策下令曰公瑾與孤有摠角之好骨肉之分

見侮不較

程普以年長數侮周周瑜折節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瑜交若飲醇醪不竟自醉江表傳

同輿連璧

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契若金蘭

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

千里命駕

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從之

小人共載

陶侃至洛陽時即中令楊暉侃州里也侃詣之暉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二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九器也本傳

青雲之交

江淹曰袁炳字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街杯酒而已

時請一言

衛玠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

為耐久朋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時人呼為耐久朋

落二晨星見同年門

見其所與

李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韓曾李師錫書

出謁更僕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龜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遣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邵氏錄

約史為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出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又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无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文三

十七

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入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墓誌

友三偉人

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公與二三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范文正作王元之畫像序

少日同憲見館賓門

傾蓋相語以下係定交

子華子程本反自郊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子華子

定交杵曰

後漢公沙穆來遊太宰无資粮乃变服客傭為吳祐賃春与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曰之間

問交以下係擇交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与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与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友勝己者

賜也好友勝己者商也好友不勝己者家語

文光三

十八

非德不交

趙典閉門却掃非德不交續漢書

師友荀陳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續漢書

所至擇交

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魏志郭泰傳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宰則師仇季智之陳同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耻兵子語

劉巴不与張飛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語海錄

不交流俗

陸龜蒙不喜与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子厚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亦在選中嘗詣播
 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
 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
 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右以夢得事上白者夢得於是改刺
 連州焉嗚呼士窮而此節我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
 征逐謂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控手出肺腑相示指天口涕泣誓
 生死不相負誓其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
 不相識落陶符下一引手救濟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
 禽獸夷狄所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
 少媿矣

古文卷三

一九

古詩以下係擇友

審交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
 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
 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擇友

孟郊

獸中有人性形與人隔入中有獸心幾人能直識古人形似
 獸皆有太命德令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
 必戚而結頭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吉道不順世間逆惡人
 巧諂多非我苟自得若是做好人堅心如鐵石不論亦不欺不
 奢復不瀆面無慘色容心無詐憂揚君子大道人朝夕常約的

○人道部

故交

羣書要語

不遺故舊代木序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敬子父

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他日相逢馬當下北戶錄載風土記

詩句哀哉練裙子負薪躡破履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不見

老優子孟談笑託諧美世窮共隔深轍面故人車歡然酌春酒

摘我園中蔬陶淵明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

綴意益弥韓寄崔立之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杜謂源明度

洞庭有歸客滿湘逢故人柳惲厚祿故人書斷絕杜征夫

古今事實

不棄踣屨借用

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踣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

左右恠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之與俱出而

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賈子

不棄著簪借用

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

焉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

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韓詩外傳

無失其故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曰故者無失其為故也檀弓

班荆與食

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吉子相善也及伍參奔晉吉子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時言復故注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

重見故人

景差至浦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恋恋之心昨到夢鐸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閉心目足矣

綈袍亦恋

范睢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賜之後睢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恋二有故人之意史記

道逢練裙見先友門

斬其故人

陳勝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

文二四

涉門吏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見載與歸後官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故人遺扇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国人未知也所知錢數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以為上客

脫粟見待

公孫洪起家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覆以布被賀然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慚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故人無子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

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獨有二天見故吏門

浩明叙舊

孔融造李膺門語明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詳見語見明

已為鬼錄

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
處謂百年可長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殆尽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却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
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魏王粲傳文帝与吳質書

孟酒叙舊

嵇康絕交書云今但欲守陋巷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
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始合終睽

文北四

三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朋友共隱於潁陽庾太尉說周
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弥堅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多擢舊交

何晏近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迎友之喪

范雲好節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与領軍王駭善駭亡于官舍
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唘歛

故舊難恃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自許不推先之劇戒柳
曰名位不同礼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与士遜心
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处之及柳為南唐郡涉義宣事敗係
獄屢密請峻求相申救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多有以故旧
自恃宜以此為戒揚公筆錄

兄弟有契

温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彦博與思魯弟愨楚同直
內史省弟彦將又與愨楚弟遊秦典我祕閣一家兄弟各為一
時人物之選少時李業顏氏為優其後取位温氏為盛唐書

賤必均礼

岑文本生平故人雖羈賤必均礼

不私故人

裴迥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迥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
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負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迥則不
可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侯權秀才序

文廿四

白居易

貞元十五年秋余始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明年春
余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
不以恩迁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
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余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
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業乘囊輜則曰日前月朘矣問別
來幾何則曰一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文才志氣
我尔不相下今余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余不為不遇
尔嗟乎侯生命實為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
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余方直閣慨然切書命
筆以序之尔

送巨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陸龜蒙

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
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

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云文中子歿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文皇生人受賜豈非文中子之書始塞而終通乎丈人又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一日訪龜蒙曰宣中兵荒來人不足大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不丞相必以房魏三君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參游中以凡事之許與膠固形於詠歌及丞相為朝鉅儒君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炬而漁有文三十編書數十標未嘗一求諸侯故沒沒然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築群材立清朝丈人乘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上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正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文廿四

五

古詩

停雲

陶潛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醴園列初榮願言不從嘆息弥襟霽霽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行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感舊

曹顏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康蘭門易軌田實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吼困蒙群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

傷友

白居易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栖栖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

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爾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玉
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寒飈避路立肥爲當風嘶迴頭
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
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律詩

逢謝悞

高適

紅顏創爲別白髮始相逢唯餘昔時慮無復舊時容

長安逢故人

郎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懶
道雙鬢竟若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春日憶李白

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
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聽舊人穆氏唱歌

劉禹錫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
士已無多

途中寄友生

羅鄴

秋庭悵望別君初折柳分襟十載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
是隔年書擧樽海外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疎裁得詩憑千里
鴈吟來寧不憶吾廬

詩話

別後寄詩

元微之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下與名輩遊慈
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聊把花枝當
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
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

驚身已在原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貴不相忘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謂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踈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驚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侍高齋詩話

市交

羣書要語

將恐將惧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谷風有交際曰以奴顏婢膝為曉解岳峙獨立為澁老抱

文光四

朴子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箭之盜也與表証魯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戒子捨遺初則許之以死徇体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張九齡書朋而不心而朋也交而不心由友也楊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同上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文中子

古今事實

馮驩市喻

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有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

廉頗怒客

廉頗免長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

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我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程公書門

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程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程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鄭傳

失勢即去

前漢竇嬰失勢諸公引去惟灌夫獨在故二人相為引重

初附終叛

王荆公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既得位遂叛荆公聞見錄

制詞毀譽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

文北甲

將當制頗多斥詞制將下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豐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遂黽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常自知之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常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亦駭嘆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撫然而去東軒筆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程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程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人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常薄其爲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既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不義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程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際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程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哉

文九四

九

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余安道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昔田常以齊相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於賓客其食客三千有餘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日齊王以毀廢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廼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其忝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絕賓客日尚惶懼矧敢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識遠雖嘗辱撤榻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踰嶺惠然見顧其色溫然其談毅然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嘗聞大將軍青任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

驛得官爵唯任安不去史氏以為美談今之士大夫能為人軒
輊者廼肯閉關千里訪我陋巷益所以知君之義增我之媿耳
及其告歸以詩為送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祇炊黍主人門
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雨多日暮津亭送歸
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古詩

笠篔謠

李白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
周公無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
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重言託朋友對面九
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貧交行

杜甫

文北四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
今人棄如土

勿去草行

楊次公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公卿盛
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又不見千里萬里江湖濱觸目悽
悽無故人唯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鋤草於主
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

息交

羣書要語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繫其名樂毅書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陶詞天下俗薄朋

友道絕焉詩伐木廢則朋友缺矣詩序

詩句故交不過門青草日上塔李白

著絕交論

後漢朱穆字公叔著絕交論亦矯時而作注穆與劉伯宗書曰昔我為典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纆經秦入豐寺及我為持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令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足下相與豈丞掾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乎咄劉伯宗於此二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噉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不攬飽則沉伏饕餮貪法真腐其食填腸滿嗉嗜欲无極長嗚呼鳳謂鳳與德鳳之所遊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父戒其交

王恭于都二人素相交善恭父曰恐非子之福後遂不終世說閉門却掃

四五下

文六四

十一

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門却掃塞門不仕 江文通恨賦

古今文集

雜著

廣絕交論

事源見先友門

梁劉峻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美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負公喜罕生好逝而困子軒悲且心同琴瑟言鬱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媿變於墳篋聖賢以此鑄金版而鐫盤石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和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橫煙霧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不能測而朱益州汨舜叙粵讓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

靈於豺虎家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
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龍驤虬屈從道汚隆日月聯璧贊豐豐之弘致雲飛電
薄頭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
珠於赤水謨神眷而爲之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其愉樂
恤其陵夷寄道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
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述叔世
民訛狙詐颺起溪谷不能喻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竟羽毛之
輕趁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
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摧壓梁
竇彫刻百工鑿錘萬物九域從其風塵四海壘其燻灼靡不望
影星奔藉響百川驚雜人始唱鶴蓋蓋如飛鶴成陰高門旦開流
水馬后車如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隨膾抽腸約同要離焚

文廿四

一一一

妻子誓殉荆鄉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
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君里閉而鳴鐘則有窮
巷之賓繩樞之士翼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風
沓鱗萃分鴈鷺之緇梁雷王燁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
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
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措紳羨其登仙加以欽頤蹙
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莊子曰惠施云黃
馬騮牛二謂黃騮色爲三也王褒碧雞頌叙温郁則寒谷成暄
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
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巧
其餘論附駢鑿之旄端軟歸鴻於碣石言託付而声名遠也是
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
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吳越春秋子胥曰河上之歌云同病相憐同憂相救恐懼真懷
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湫隘苦蓋
言貧賤時也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言宰嚭
由伍員濯漑而榮及張耳陳餘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是曰窮
交其流四也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織績衡所以
量其輕重績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顏冉龍
翰鳳鶴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
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燕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績微
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
為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
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
芒毫寡忒是曰且黑交量度其輕重而交也其流五也凡斯五交
義均賈鬻故相談讐之於閭閻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逆遊

文十四

十三

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
約而今泰循環讎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
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
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
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獲讎訟所聚二
釁也名陷饕餮自介所蓋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
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擯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結銀黃風昭民譽道文麗藻方
駕曹王英特俊邁騰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
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胥吻朱紫由
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鞞駟擊轡坐客恒滿並其閭
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顧眄增其倍價
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有磨越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

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眼目東越歸骸洛
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
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
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定慕郡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
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
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雖与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
秀濁試耻之也誠畏之也

父執 先友附

羣書要語

父黨無容礼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
之退不敢退問不敢對曲礼年長以倍則父事
之曲礼文人吾父之友 崔南甫摛成四子講藝記

詩曰 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 杜

古今事類

父黨造門

班彪家有賜書父黨揚子嬰已下莫不造門 叙傳 劉孝綽年十
四父繪掌制諾常使代草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
造焉 宋本傳

友不答拜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
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為礼援曰我乃松之父
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父友候問

陳蕃少時閑居一室庭宇無纖父友辭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
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對子守父

與阿戎談 並見年齒門

性見優孟以下係先友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叔孫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死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喜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二日復來曰婦言慎死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為楚相死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死立錐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泣撫其子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既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豈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春秋外傳

四十七

子文二十四

十五

託以妻子

邾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絜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絜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孔叢子

販其妻子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与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伯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販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

收養其子

處士樊英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向呼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

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

罪不及子

嵇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嵇紹
貨伴卻缺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
起家為丞

嵇紹不孤

晉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
不孤矣

道逢練裙

梁任昉下東里西華西容北叟並无字術墜其家聲流離不自
振西華冬月著被練裙道逢劉孝標以然矜之曰我當為卿作
論乃著履絕交論議其舊友到澆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憐其牧豕

文文二四

十六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其父之友謂曰二千石
子而牧豕縱子元趾奈何先君

教台其子

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旣長魏公聞
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為或過奉公
掛師魯像哭之朴亦只死聞見錄

嫁其二女

只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于京師奎使長子主喪事
周卹其家嫁二女焉墓誌

庭訓其子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在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
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
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

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間見錄

香齋文集

雜著

先君墓表碑陰先友記

柳宗元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萃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出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于背如右

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附見集末

邵氏聞見錄云柳子厚記其先友為公墓誌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列其姓名官爵可矣又從而譏病之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好譏議如此則為尚書郎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其貧如此

古詩

子文其四

十七

送張輿赴舉輿即同年之子

劉禹錫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奉湯餅祝辭天駟驎今成一文夫坎軻愁風壁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烟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况今三十載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播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璫霜餘識松筠肅機乃獨秀武抱亦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

主賓

館賓附

君書要語

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

就東階客就西階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

間函丈同上尊客之前不叱狗曲禮賓有禮主則擇之禮七我

有嘉賓鹿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故之終古語魚川泳而鳥雲

飛樂是賓主之相得也韓文地主歸饋禮

古今事考

為東道主

燭之武曰若舍鄭以啟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之用僖三十

稱主人翁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散衣問步之即見須賈賈

問曰秦相張君公聞之平范雎曰主人翁願為君借大車駟馬

於主人公羽范雎為御之入秦相府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

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

食客之數

孟嘗君田文在薛食客嘗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人人自以

為親己史田文有二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采列女傳

雞鳴狗盜

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客下坐有能為狗盜者夜入秦宮藏

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即馳

去變姓名夜半出函谷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

之居下坐有能為雞鳴而雞不鳴遂發傳出

毛遂自贊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趙勝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有勇力

文武者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曰

臣得在錐之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毛遂行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曰公相与飲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客皆珠履

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璆瑀簪舍之於上會趙使欲夸楚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史記

食客三千

魏公子无忌封信陵君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賓不敢加兵謀魏

馮驩彈鋏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履而見之置傳舍十日間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茅之類可為彈絃把劍之處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迂之幸舍食

文二四

十九

有魚矣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迂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又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當家之貴君不悅

下令逐客

李斯上秦王言曰臣聞吏議逐客切以為過矣昔繆公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張儀昭王得范雎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有於秦哉今逐客以資敵國求國无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開館延賓

公孫弘為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待貴人弘自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養皆給之其後蔡李為相客館丘墟而已

寧逢惡賓

見故人門

常置驛馬

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日常恐不徧

翟公書門見市交門

且留東閣

薛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无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耶雲傳

倒屣出迎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名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

坐上客滿

北海孔融性喜容好士及退閑暇賓客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无憂矣

盛禮待客

文二四

廿

崔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勅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以菜且无為諸子所嗤也華嶠書

賓主相忘

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家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當來就我与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無主客禮

許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无主客之禮久不相与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聞此語謂汜曰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憂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无可采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魏志

設薄主人

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辭司馬懿懿陽為昏謬錯亂其詞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曹爽傳

豐豐逼人

謝安弱冠詣王濛濛以此客豐豐為來逼人

有此客不

謝安造相温温其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此客不

不妄通賓

衣紹岳洛陽不妄通賓客非世內知名不得見英雄傳

自薄不中

步騭避難江東上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名矯郡之豪族懼其見役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從之依人良身身大案

上九

六廿四

廿

殺膳重香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以小盤飯與之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致飽出旌怒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士人以貧賤遇之宜也此何所耶

敢相不耻

宗愨任氣武不為鄉曲所知鄉人使業家富與賓客相對必方丈而為愨設粟米來道謂客曰宗重人串噉粗食愨致飽而退它日為豫州刺史業為愨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正事為嫌

避遠賓客

唐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声利為汚疴若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全洛源野日放山野優游窮年

欲與子姪以下係館賓

漢孫宝御史大夫張忠辟宝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館舍儲峙不能礼賢

謝方明爲會稽太守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其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館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教諸生嚴

呂正獻公適判鎮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又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正獻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不異衆人公自言人生內无賢父兄外无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家傳

館於府第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爲孝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朝入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爲帥客也簡肅公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聞見錄

子陪大祝

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其子鄭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聞見錄

女嫁門賓

孫賁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悍坡嘗以詩戲之

狎遊縱飲

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賓時范公尹京而滕方

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畧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公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伯宅禱

館賓教走

蔡京晚歲漸衰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吳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在太師陶鑄中其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竟得目前只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翥字柔直者抱負不苟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与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曾曾孝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今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

文六四

六三

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孝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与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揚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朱子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東北道主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蓋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奔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

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倘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
失望後人罕引用之容齋隨筆
古詩

寄黃充

陳師道

俗子推不去可入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
律詩

絕句

陳師道

書當快意讀易及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逢每如此好懷百
歲幾時開

詩話

賓客券涼

唐李迥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賓客諧譔賦詩曾不避李林甫
之害且其為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出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待

文二四

二四

如何及罷相又為詩曰避權仍能相樂重且嘯孟借問門前客
今朝幾不來及死非其罪時人笑之

贈以女奴以下係諸賓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娼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
之曰慙慙洗濯加培埴莫遣狂枝亂出墻門客自愧作詩云王
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贈芥片公置一女奴贈之青箱集

庖蛙煎鱖

山谷戲答史應之云歲晚亦无雞可割庖蛙煎鱖薦松醪以應
之嘗授館於人為童子辭故云尔前輩嘗有詩曰來朝為送先
生飯一夜公溪河難魚

館中雜詩

趙平叔客連水軍郡守乃置門下數年平叔以館戕守連水後
守以所居為豹隱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

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惟在立談間

館賓遭遇

王奇漢謀有聲場屋為李文定客文定薨乃章聖臨奠見屏間
有詩云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愛之即召見占對
稱旨特許赴殿試謝詩曰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五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仕進部

校文主司

羣書要語

登明選公韓文手持文柄高眠寰海撫言士患經術之不明毋患有司之不公進李解當道者又皆

良有司韓文

肯與斗臂者决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哉韓文

詩句

一日声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劉賓客賀王親公欲

知若得人失者亦稱善坡

古今事類

辨戰場文

李華作平古戰場文汚為故書它日與蕭穎士讀之稱二華問

人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賦日五色

李程正元中試日五色賦先已榜落初出試場揚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監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汗其名氏剪之以謁主文主文嘆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卷對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為狀元

賦阿房宮

吳武陵為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相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下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芻為圖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詞既警拔

而武陵音吐滌暢坐客大驚武陵謂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鄧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鄧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鄧曰如教牧果異等

黜去浮艷

正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亦有後才声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奉朝不知所以及去等第太宗惟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効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如其言

主司權輕

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上俊秀科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失與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悉黜之既而昂外舅薦李權於昂而昂以口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權曰鄙文不臧已聞命矣

文十五

執事曰二月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下而洗耳何哉昂訴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重司空圖

王文公頌典絳州時司空圖侍郎方應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閣吏遽申司空秀出郭門後入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與鄰知之謂其尊敬愈重之及知李日司空捷列第四入登科同年其姓名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空圖鄰耶知自此說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宴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声名益振後爲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携酒訪之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爲名德所重如此

比憲瑣言

堪掌綸詰

孫逖為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杜鴻漸至宰相顏真卿為尚書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堪掌綸誥

懷金請囑

韋執誼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李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實錄

我輩汗顏

昌平間劉蕡對策詆宦官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歎伏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第能无厚顏蕡由是不得仕于朝

陸氏一莊

崔群知奉歸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

文前二十五已

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群无以答唐餘錄

私其鄉人

楊大年為翰林李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李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乃作色拂衣而入則曰不休哉大年果知貢奉九程文之用不休哉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亦半有不以為意而不用者聞見後錄

歐變文札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李第一人驟為險恠之語李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九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李人論曰天地輒万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劉幾也戲讀之曰秀才刺試官劄益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

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爲積近於李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卷乃劉輝也譚

寧取落韻

景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賈迪皆有名場屋禮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遜於師以師爲衆特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許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文前二十五已

四

考官失察

建炎初戎務擾二適當廷對未暇臨軒禮部進士姑令有司試策一道不經御覽潭州何烈不知所因只依常式於卷子內稱臣聞及聖問浮溪爲考官坐不卒竟除集撰奉祠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

懷甓喧譟

謝史館必解國李李子黜落甚衆群言沸揚懷甓以伺其出必知潛由他途投史館避宿數日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必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防避又問曰何官職騶導雄偉都人斂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甓之患名臣遺事

舉子上請

世傳歐公掌貢闈李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

乃南陽湯悅楊鸞問答見鄭文寶江表誌

古今文集

古詩

次韻晁仲考進士卷

黃魯直

少年迷翰墨無異蟲蠹木諸生程藝文永詔當品目牀敷設箱
篋賦納忽數束變名混甲乙騰寫失白句讀書窻過白駒夜几跋
紅燭鈎深思嘉魚攻璞願良玉或天用一律仙畢厭重複絲布
澁難逢快意忽破竹聖言裨曲亨割裂以邪幅注金无全功竊
發忽中鵠翟公辟離老新禳茂林樸御又威降霜行私不容粟
吏部提英監片善家采錄博士刈其楚公量頗三復因人享成
事賤子真碌二

和晁仲觀試進士

黃魯直

人圍朝垣重鼓作宮漏曉晨門傳放端笑入荒庭秋初如失木

古今文集

五

猿稍若安巢鳥黃鐘答拜辱日淡秋天香發題疏經疑按劍或
驚矯官曹察坐起避卒禁紛擾僕趨蟻爭丘擬坐鷺窺沼江淮
有名畫車場或孤鷲袖下深盤礴乞靈頗環繞雜糝半父子相
面多中表鴻將馮行斜牛舐快犢小墨泓黜於雲筆尾撼叢藤
雕鐫寄臯詠掾畧傾耳剗割蚌得珠難拂沙見金少遺形歌冠
履忘味棄胸麩雖揮魯陽戈餘勇事未了喧闕遂一空星河明
木抄

余与李馬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媿

其作詩送之

蘇子瞻

与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還
迷日五色我漸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苧幾千
人知子无然亦无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歸家
但草凌雲賦我相天子非臞仙

次子瞻韻送李方叔

黃魯直

驥子墮地追風日未試千里誰能識習之實錄舜皇祖斯文如
女有玉色今年持素佐春官遂失此人誰室責雖然一闕有奇
偶博懸於投不在德君看巨浸朝百川此豈有意漢僚前願為
霧豹懷文隱莫愛風蟬蛻骨仙

催試官考較戲作

蘇子瞻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况我官居似蓬島
鳳唼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
鷗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旌青蓋分明滅黑沙白
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
燭門外白袍如鶴立

監試呈諸試官

蘇子瞻

我本山中入定苦盜寸廩之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既得旋廢

文九年

文

文九年

忘懶惰今十絲麻衣如拜著墨水真可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
流審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錫美盡爾孩香不數莠在貧家
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細懷嘉祐初文格亦已甚千金碎全璧百
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醞吐嚼少礫礮廣有咸半額李步歸踣蹠
維時老宗伯氣壓群兒渠蛟龍不世出魚鰲初驚滄至音久乃
信知味猶食堪至今天下士微管我左在謂當卜載後石室祠
高朕爾來又一變此李初誰詒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几飪高言
追衛樂篆刻郤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為寢却願老鈍軀頑
朴謝鐫鏤諸君况才傑容我懶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喧干枕

博士王揚休輓密雲龍同事十二人飲之戲作

黃魯直

亂雲蒼壁小盤龍貢包新樣出八豐王郎坦腹飯床東太官分
物來婦翁棘圍深鎖武成宮談天進士雕虛空鳴鳩欲雨喚雌
雄南嶺北嶺宮徵同書憲欲眠視蒙二喜君開包輓春風注揚

官焙香出籠非君灑項甘露椀幾為談天乾舌本

觀伯時畫馬禮部貢院作

黃魯直

儀鸞供帳蠶蠶行翰林濕薪爆竹声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
槃未渠透坐窻不遯令人瘦貧馬百散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
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真誥云太極老君与傅先生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

積四十七年而石穿遂得神丹

散下卧反坐餘草也

考試局与孫元忠博士竹間對窻夜聞元忠誦書声

調悲壯戲作竹枝歌之

黃魯直

南窻讀書声吾伊北窻見月歌竹枝我家白髮問烏鵲他家紅
粧占珠絲

律詩

夜讀試卷呈君實景仁

王介甫

篝燈時見語驚人更覺揮毫捷有神李問比來多可喜文章非
特巧爭新蕉中得鹿初疑夢牖下窺龍稍眩真難迨兩賢時所
服坐令孤朽得相因

詩話

號傳衣鉢

撫言云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往謝主司有与
主司同科名者謂之謝衣鉢故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
以第十三人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傳老
夫衣鉢也質以為美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
相傳邵氏錄

主司冬烘

鄭薰侍郎主文誤以顏標為顏魯公後取之後非是遂為舉子
賦詩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不負初心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嘗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為下第者改為五言末云今日負初心嵐齋記

同窓窮達

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焚香撤幕

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試官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列坐設位供帳亦盛乃具茶湯至於試院卒究則撤去席幕亦无茶湯湯則飲硯水皆黔其吻非固閉之蓋防擅幕中藏文字供應人傳義耳故歐公詩云焚香答進士撤幕待諸生

子九

八

賦詩被謗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梅聖俞作參詳官未引試前唱誦詩極多歐公有无譁戰士斲枝勇下筆春蚕食葉聲最為警策聖俞有万蟻戰酣春書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言如劉焯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洵二未幾詩傳聞然以為主司惟誦唱不復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為蚕蟻因造為醜語自是札闈不復作詩經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稍二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石林詩話

倡和盛事

歐公元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

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充鐸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倡和爲古律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正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又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子南省皆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勅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諷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云歸田錄

詩議主司

陳彭年有親戚爲其所黜遂作詩去取他權勢要明主落却親情實至公

監試主盟

馮當世秋試于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坊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荆南評誠遷長沙倅當世以詩賀誠曰常思鵬海隔飛翮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嘆音書絕千里常思道義寬每向江陵訪遺跡邑人猶指縣題看蓋江陵縣類誠所書也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无復与考始疑侍史及回視之一无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爲之二嘆嘗有句云唯願朱衣一點頭侯簞錄

